

蔣主席：

南開爲國而犧牲

有中國卽有南開

南大今日

黃鈺生題

國立南開大學聯友服務社出版

序言

這本小冊子一共籌備了十多天，現在倉促問世了。編者本來不想多說甚麼，但是爲了內容取捨有重有輕的原故，又不能不說幾句。

本書的目的是供給讀者了解南大的資料。我們的對象是投考南大的新同學，和一般關心南大現狀與發展的朋友。因此我們取捨就不得不着重於南大的特點。

南開大學與其他國私立大學迥乎不同。他的特點不在校舍的宏大與華麗；不在教授與學生的衆多；不在圖書與實驗儀器的豐富——自然南大在這些方面也無遜色；然而最重要的特點却是南開精神。這種精神是充溢於南大三院，無處不存的；尤其從張校長和佐理校長治校的老校友和老教授們身上最能發掘出來。所以本書的內容特別着重在人物介紹。雖然現在的人們多喜歡否定權威，但是要想尋求南開精神，我以爲卻非從這些權威身上發掘不可。

本書之成，曾經多位先生和同學的協助，是編者應該一一致謝的。特別是鮑訓導長和馮文潛先生曾供給我們不少資料。郭屏藩先生借給我們許多書籍，供我們參考，也是值得我們感激的。

本書倉促編成，疏漏之處，或不能免，請讀者不吝指示，以便將來再版時更正。

民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編者識

「南大今日」目錄

校歌	二
校長語錄	一〇
南開大學略史	一五
我們的校長——張伯苓先生	二五
我所知道的黃子堅秘書長	三七
文化學健將——陳序經教授	四〇
調劑長——魏民先生	四二
齊務主任郭先生	四四
我們的文學院長——馮文潛先生	四六
院系介紹	四八
文學院	四八
目前的政治經濟兩學系	四八
南開大學理學院	四九
南開大學工商院	五〇
學術的心臟——經濟研究所	五一
南開風格	五二
大家庭小家庭南開一家	五三
風景素描	五五
南大風景綫	五五
寫字樓	五五
課外活動之一斑	五五
掌故	五五
和平湖與民主廳	五五
百曲樂樓	五五
自治會的一生	五五
追悼「六二」	五五
聯友服務社	五五

G調 校 歌

5 | 1. 1 1. 2 | 2. 3 3 — | 2. 3 4 7 | 2. 1 1 5 |
 渤 海之 濱白 河 之津 巍 巍我南 開 精神汲
 1. 1 1 2 | 3. 3 3 — | 2. 3 4 7 | 2. 1 1 05 |
 汲 駸駸 月 異 日新 發 煌我前 途 無垠偉
 5. 3 6 .5 | 5. 4 4 0 4 | 4. 25 . 4 | 4. 3 3 5 |
 哉大 仁 智 勇真 純 以 鑄以陶 文 質彬彬 渤
 1. 1 1 2 | 3. 3 3 — | 2. 3 4 7 | 2. 3 1 — ||
 海之 濱白 河 之津 巍 巍 我南 開精 神

FUDAN
JF200000105717
復旦大學圖書館



校長語錄

『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在服務時期，必須以實際行動，志願，有愛國之心，兼有愛國之力，然後始可實現救國之宏願。』



SWT1/6/10/08

南開大學略史

——康——

如果嚴格的算起來南開大學的成立是在中學創立後的十五年即民國十年，雖然四年有英語專門科五年有高等師範科之創立，可是都沒有繼續下去而先後停辦了，一直等到民國七年張校長由美國回來決意創辦大學，得前大總統徐世昌黎元洪及李秀山先生等贊助，到民國八年巍峨的大學講堂建立在南開中學的南端空地就是後來中學的南樓現在已因事變時遭日寇轟炸而殘破不堪，最初設文理商三科大學的規模才算有了眉目，有了這麼一個根基於是就茁壯的生長起來了，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遺產五十萬為大學基金更使南開有了發展的力量爲了紀念李先生對南開的功績在八里台建立了秀山堂及銅像可惜皆在事變期中毀滅了，實在是很遺憾的事，十年李組紳先生捐助礦科經費於是又增設礦科，十一年在八里台得地七百餘畝建立了今天的規模，中學與大學自那年起才分在兩處一座座的樓厦遞次的建立起來，芝琴樓、木齋圖書館、秀山堂……使八里台的區域成爲風景宜人的學術園地，基礎穩固了，設備亦漸漸完備了二十年又添設經濟研究所，二十一年設立化學研究所，正在這蒸蒸日上時節二十六年的烽火使遭受了無上的損失，然而「敵人能損南開物質却不能損南開精神」。大學被燬後，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合併遷往長沙爲臨時大學，後又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大，勝利後復員回津因損失太大，恢復匪易，乃改國立定期十年。

我們的校長——張伯苓先生

多文

撰述中國近代史的史家總不能忽略近代中國的幾個特殊人物，在政治上有孫總理，蔣主席，在學術上有胡適之先生，在事業上有王雲五先生等論到教育則當屬我們的老校長張伯苓先生了。

張校長今年七十二歲，從光緒二十四年就開始辦教育，其初主持嚴王二館，學生只有十餘人，到光緒三十年人數增多，擴充爲南開中學，由於校長的主持有方，成績卓著，民國八年又設立南開大學，到了抗戰前

幾年，南開已經擁有三千多學生，已有小學、南中、女中、大學和研究所五部的龐大範圍。

校長在事業上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他有愛國的熱情，超人的毅力，樂觀的精神，公能的德行，有計劃，勇進取。這幾點是一般人所缺乏而不易學的，然而却是張校長一生成功的因素。

校長每次訓話的時候總要提到他辦教育的目的，他辦教育的目的就是「救國」。張校長是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畢業後在通濟輪服務，那時正是光緒二十三年，「英人繼俄之後，強租我威海衛」。校長在船上一日之內看見「國戰三易」，大受刺激，於是立志要辦教育，挽救中國。

民國二十年日本侵我東北，發動瀋陽事變，平津兩地學生紛紛發起愛國運動，那時我們南開大學便站在領導地位，因此遭敵人的忌恨，七七事變一發生，南大就遭到慘重的破壞。勝利復校之後，蘇聯佔據東北，遲不撤退，最近北塔山事件，蘇蒙人侵新疆，我校同學都會發起愛國運動。這種種種愛國運動的連續表現，受校長愛國熱情的影響不能說不大。

張校長創辦學校四十餘年，既沒有政治上的勢力，又沒有經濟的基礎，我們能說他在其間不遇到困難，不受到阻礙嗎？然而他都一一克服了，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超人的毅力。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學校被敵機炸毀，全國同胞靡有不為南開惋惜的。那時張校長正在上海，中央社的記者去拜訪他，他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炸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當本創校一貫精神，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果然不久重慶南開中學就發達起來，成為後方最有名的中學；而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作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成了抗戰期中中國在國際上最聞名的學府。

最近學校復員，南大改為國立，張校長又以七十高齡出任校長，可欽佩的是：校長仍將以十年餘生，為教育服務。

張校長有他人未有的樂觀精神，有時簡直樂觀得使人驚奇。無論是對世界大局，國家前途，學校發展，都抱着一種『不可救藥的樂觀論』。他說法西斯已經跨台，民主人士到了抬頭的時候；抗戰已經勝利，國家

局面不久即可開朗；南開大學十年以後，一定可以建設成與哈佛，耶魯等校齊名的世界學府。

南開校訓是「公能」，「公能」二字是張校長數十年來努力的一貫目標。校長認出中華民族的大病根是「愚」「弱」「貧」「散」「私」。而「公」能化散，化私；「能」能去愚，去貧，去弱。校長常說：「中國人腦筋聰明，手巧，智力不低於外國人」。只要中國人人允公允能，國家便有富強的希望。南開向來注重課外活動，訓練組織能力，提倡合作。校長在修身班上，常講賽足球；指出隊員獨自帶球建功的自私心理，是最破壞團體精神的；只有十一個隊員傳球合作，注重團結，才是勝利的不二法門。張校長最了解「公能」二字的重要，所以講話時，常拿「團結就有力量」來打所喻。

校長這種認識已經收到效果。現在南開的校友，出去做事人人歡迎，就是因為有「公能」的服務精神。記得復員後，校長首次返津，出席大學同學歡迎會訓話的時候，張校長送給我們的第一項贈品，就是一個十字一句的「做事方法」。這個方法，為了簡單易記，校長把它分成四段，編成一句。就是：「（一）為何做？（二）如何做？（三）做，（四）好不好？」。這是美國教育學家克伯屈的有名的設計教學法。現在校長把它拿來當為「做事方法」教給學生了。可見張校長是如何注重「計劃」呵！

平時校長做事最講計劃，最有計劃，而且計劃又能遠大。筆者常想，張校長一生辦教育創學校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成功的奮鬥史；而在這部歷史中應富大書特書的，除了他所發明的「公能」二字之外，要算他做事的「有計劃」了。民國二十四年，張校長遊川，擬定在重慶設立中學一所，二十五年校址落成，初名南渝中學。七七變起，隨戰局演變，學校紛紛南遷，南開學校，因校長有先見之明，已在渝設校，所以津段員生抵川以後，能够繼續求學，維持不散，後來南渝中學改為重慶南開中學，成績斐然。這都是校長做事有計劃的好處。現在國家勝利，張校長又要發展他的偉大而久遠的計劃了！他預備在上海和在東北的長春各設立南開中學一所。同時在大學方面，他計劃在最近成立醫學院和各學院的研究所。根據張校長過去的成功史，他將來的計劃也必定不會失敗的。

張校長的另外一副特殊性格就是勇進取，從來不與時代脫節。中國的學校最初不注重體育；張校長是我國提倡體育的第一人。中國的戲劇也是墨守舊劇，很少有人把話劇介紹到中國出演，在一個中學裏當然更談不到；然而張校長却是最早提倡演話劇的。還在光緒年間嚴館時代，校長就教學生體操，拿鷄毛帚，放在兩張凳子上，當跳高架子；教學生跳高。後來在中學時代，獎勵學生組織球隊體育會，南開有名的籃球隊「南開五虎」（見小史話：南開五虎）就是那時產生的。校長提倡體育不僅在少數選手而且在全體學生；不僅在學校而且在社會。因張校長提倡體育，所以至今擔任全國體協會的主席，因為他提倡體育不在說而在做，所以到現在七十二高齡他還是精神矍鑠，體格健康。

校長提倡話劇也是還在光緒年間，第一齣戲是「用非所學」（見小史話：南開話劇）由校長自編，自導，自演。在校長的薰陶下後來出了不少成名的戲劇家。名劇作家張彭春先生，萬籟天先生（曹禺）那時都在南開，而今已成我國戲劇界的權威。還有一些同學是當時的主要演員：像周恩來先生，時子周先生——而今則走入政途，成了動盪中的風雲人物。

最近，張校長感覺到中國政治的危機，覺得中國政治已到了勢非由人民過問不可的時候了，他曾說：「你不問政治，政治會來問你」；你不管政治，政治會來管你。前些天在北平成立的「市民治」促進會，校長被選為監事長。張校長以老教育家的地位，和參政會議長的身分來促進民主教育和地方自治，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必將放一異彩，是可以預略的事。

我所知道的黃子堅秘書長

——由義——

「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用來形容南開大學的風景，那是再恰當也沒有了。無論是在中國，在美國，在英國，南開大學是張校長他老人家一手所創，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刻苦耐勞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大公無私是張校長成功之本，因此他所造就出來的學生，都具有一副這樣的性格，黃子堅秘書長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對事認真肯負責任。

黃子堅秘書長名鈺生，是全國知名的教育心理學者，在各大雜誌上常發現他的文章。先生於南開中學畢業後，又在南開高等師範就讀，民國五六年畢業於北平清華大學，復去美研究教育心理，得博士學位，民國七八年返國，任教於本校大學部，深受張校長所看重，委之秘書長之職，辦理校政，與陳序經教務長同為張校長之左右手。抗戰軍興，三校合併，聯合大學師範學院成立，先生復被任命為院長，頗著成績，迨日寇投降，抗戰勝利，以天津市教育局局長之職來津，同時辦理南開大學復校工作，後以復校工作積極，事務煩忙，不克兼任，乃辭掉教育局局長職，集中精力致力復校工作，南大能從廢廢磚中整理成現在的樣子，不能不歸功於先生之力。

談起話來緩慢而有力，寡言而沉重，正因如此，沒有與他交談接觸過的人，也許會對他有某種誤解，但這種看法觀察是錯了，相反的他喜歡與青年人打成一片。他今年雖是已經五十多歲的人，不只外表看像四十多歲，尤其是他的內心仍然保持着年輕時那種活力，說話時有時很幽默就是一個例。五四運動時為清華大學的代表，曾經和封建的惡勢力，激烈的抗衡過。

黃先生與其他的學者一樣，喜歡同學多讀書，在復員後開學伊始對同學訓話時曾說過：「這是一個大和尚領着一羣小和尚念經的地方，諸位是大學生，如要對政治發生興趣來，政治時，最好到校外去，學校決對不加干涉，學校只是一個大和尚領着一羣小和尚念經的地方，你就盡量的學好了。」簡短的幾句話，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如何在注重同學的學業，如何願意同學多讀書，他悲憤目前中國人才極度的缺乏，更深深的感到中國科學的落後，曾舉過一個很深刻淺顯的例，現在原子彈是各國所爭欲有者，獲得原子彈惟一的辦法首須科學發達，科學之發達有賴於教育的發展，所以現在的學生們應當急起直追，來充實自己，要想救國救民，最好的方法就是發憤讀書，細心研討，充實圖強。

冬天常穿着一件藍布大衫，夏天常穿着一件夏布大褂，口中常吸着關東煙，在六里台至八里台的路上，步行的時候要比坐車的時候多，除非因公，是絕對不坐校內小汽車的。這些都是以證明黃先生的簡樸和公與私的分明。

南大從校長起以及全體教職員和大部學生，莫不視校物如己物，這當然是因為負責人以身做則，領導以成校風之結果，故有人說南開如同一個家庭，這話誠非虛語，聞學伊始，黃先生在女生飯廳訓話的時候，曾摸着新桌被熱饅頭所燙的痕跡而惋惜可見一般。

我所知道的黃子堅秘書長就是如此，所以我樂意做一個忠實而公正，不偏不依的介紹，也許我個人的觀察是錯誤的，但我相信我的態度是純粹客觀的，既不是捧，也不是拍，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為的是貢獻給新同學選擇師長的一點意見。

文化學健將——陳序經教務長

愛和

在南大的教授羣中銜頭最多工作最繁的恐怕要是陳序經先生了，陳先生是教務長，兼收經學院院長，代理政治系主任，同時又兼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主任。陳先生是勝利後最早來主持復校工作的，南大在敵人蹂躪八年之後今日能有這樣的成績不能不歸功於陳先生。

過去常有獨立評論的人對陳先生的名字一定不會生疏，陳先生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與當時討論東西文化化的另一派學者的主張格格不入，但是陳先生有他獨到的見解，愛真理，不安協，他以一枝生花的妙筆，由北方打判南方，使一般主張「以農立國」的人們縱然未能折服，提起陳序經的名字也不寒而慄了。

陳先生粵籍，幼年以家庭關係常住在南洋羣島，在上海渡過大學階段後，即赴美國留學入研究院研究社會。民國十七年在廣東嶺南大學任教，十八年赴德國專研究政治哲學，得政治學博士，民國二十年歸國仍執教嶺南大學，二十二年離開嶺南來南大後，經過西南聯大，迄今中間可謂很少離開南大。戰前陳先生在本

校經濟研究所主持研究工作，領導學生到河北高陽及廣東順德等縣去調查。得到不少寶貴的成就。南大研究所能有今日的聲望，陳先生不能不說「與有力焉」。

陳先生治學的範圍既博且專。正因為他治學的範圍廣博，所以能於現在擔任政治系經濟系等兩大的職務，他是研究社會學和政治哲學的，但是以現在而論，他最大的成就却在文化學，據陳先生自己說他在美國讀書時便對文化問題發生了興趣，到了德國之後，對文化問題搜集的材料更多，因此回國了，所發表的文章也多是以討論「東西文化的問題」，在我國學術上曾掀起過文化論戰的波瀾。

陳先生在文化上主張我國應該儘速工業化他認為即使是提倡農業，如果沒有工業的基礎農業也很難達到現代化的水準。他不讀成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運動」，而主張農村改革應由城市四郊發動漸次推廣到整個農村。陳先生「全盤西化」的主張數十年來始終未變。

他的研究工作，在政治學方面是主權的觀念，特別是主權能分論，他在這方面的著作有「現代主權論」（英文本）。其次是社會學方面。戰前他在經濟研究所主持研究的時代曾領導研究人員從事數年外縣調查工作，他們的工作地點是河北省的高陽，二十五年以後又到廣東順德，高陽和順德都是我國「工業發展的代表區域」。根據陳先生自己說，他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各處找出幾個工業發展的代表區域，去作集中調查，而看看工業對於社會，或是文化的影響的程度是怎麼樣，然後再把這些工業發展的社會的生活去與我們農村的社會的生活比較的研究」。陳先生既是極力主張工業化的，他這樣做的原因，就是要以「實際的生活」的調查，來證明他的主張。可惜幾年辛勞的結果，獲得的寶貴資料，却多半在七七事變時遺失。

陳先生的研究工作再次才是文化問題的研究，然而現在最成功的還是文化問題的研究。陳先生在西南聯大時期，在任法商學院院長工作之餘，在社會系開「文化學」一課。由文化本身而論文化問題的學者，陳先生向為第一人。他在文化論方面的著作有「中國文化的出路」，（民二十年出版），「東西文化觀」，和最近正在付印的「文化論叢」。在此之外，陳先生還著有「蛋民的研究」（商務出版），和「暹羅與中國」

現在陳先生在政治系担任政治學和社會學。下季開學即將增開西洋政治思想史一課。陳先生講授社會學特別注重文化。如果我們說清華的社會學是正統學派（吳澤霖先生講），北大的社會學是唯物學派（許德珩先生講），那麼南開該是文化學派。以社會學而論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訓導長鮑覺氏先生

晉·

人們都說鮑先生待人誠懇克己簡刻對學問的研究永是剛毅不忘的確這是人人公認無可諱言的當你去進他的辦公室——訓導處——他臉是笑容可掬的歡迎着你給你讓座接着給你一個滔滔不斷的講話說得你舒舒服服的每個毛孔都感覺着痛快假如你是受了別人的氣或是窮極生風而作有計畫的爭論或是求撥發公費這時准管你消失了你的忿怒而和他談起來及至你走出辦公室一定變成滿面歡欣洋洋喜氣的所以人們都說「鮑先生的感化力真大訓導工作做得的確好」。

鮑先生住在六里台所以無論烈日下雨總是騎着自行車去上班但最傷腦筋的時候便是他的愛車被賊偷走而感受最大威脅可是先生並沒有有一次遲到更沒有看過一次坐車這種刻苦的精神實在可以為人師表吧。

因為交通因為解放有些同學的經濟來源宣告斷絕而鮑先生便是這羣同學最忠誠的債主所以鮑先生的不坐車不買車的原因建築在此吧！

如果你在辦公室裏找不到鮑先生時那末他一定在經濟研究所裏在整理物價指數搜集資料和分配研究先生的工作鮑先生是代理所長他的計畫不但要把舊有研究工作加以整理加以維護且把她的範圍擴大開來而成功一個政治經濟研究所的確鮑先生的精力完全放在南開的同學上南開的光輝而神聖的事業上所以在每個角落都充滿鮑先生的氣息。

先生安徽巢縣人，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後任教本校民二十六年以官費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榮

獲經濟地理學博士二十九年歸國後任教西南聯大課餘兼軍委會譯員訓練班訓導長三十五年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請赴英國講學三十六年三月復回本校任訓導長職兼代理經濟研究所所長總之鮑先生終未脫離南開一步而對南開的繁榮事蹟不無因果的關係吧！

先生爲研究經濟地理之巨擘也可以說是中國之權威學者在抗戰期間曾作極偉大貢獻即從遼東半島到新加坡的方言研究和雨量的分布情形以供應美軍作登陸的準備此外對物價經濟問題著論甚多並建議政府作正義呼籲以安定經濟方策而謀全人民福祉先生之經濟地理稿件已成行將赴印則對我國之文化將更放一異彩。

齋務主任郭先生

申·

看到了南大宿舍，就會使你想起了齋務主任郭主任，郭先生今年已將近六十多歲，早在二十多年前，郭主任畢業於南開高等師範學校後，就一直服務於本校，抗戰軍興，三校合併，先生服務於聯合大學訓導處，迄抗戰勝利，南大復員，先生復追隨張校長，回到母校。

先生對事熱心肯負責任，上起於學校大事，下迄於同學間私人小事，莫不辦理的盡善盡美，對處理某一件小事尤屬精細公平有條不紊，其次制服的配給，雖住校的同學有四百餘人，但迅速地，敏捷地辦理完竣，這說明了先生對事物之處理有條不紊，其餘若冰鎖開水之設置，沙窗的釘裝，及種種同學之福利事項說明了先生對事肯負責任。

先生復善長於文學，文字細膩，活潑，而有力。佈告多充滿文藝氣氛，由這句「同學們若爲床之高下，屋子南北，房的大小，而爭奪，而智謀，豈不喪失了同學間寶貴的友誼，況且幾天就放假了」幾句爲先修班同學搬家之勸告可見一般。

最後我要告訴讀者，郭先生是一和氣之老人，但他的表現好像年青人。

我們的文學院長

· 棄塵 ·

一 馮文潛先生

也許是研究哲學的都有着一種獨特的作風，拿馮先生來說，他的一舉一動，處處都表現出他那高尙而穩健的風格，尤其在各種見解方面，他有着冷靜的頭腦，懷疑的態度，能慎思，能明辨，所以對一件事情的「是」「非」的觀察，總是要超乎常人一籌，換句話說，他要比其他的人來得透澈，他時常對我們說「近三二年來有許多狂歡的日子，我依然在憂鬱中生活，也有許多失望欲泣的日子，但我並感覺不到什麼過分的失望……」在這些話裏，我們是可以推測到，他起碼具有超人的「思」「辨」的智能。

他離開了中央大學

馮先生已經五十多歲了，他是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的，以後便到美國哥林愛爾大學研究哲學，畢業後又在芝加哥大學繼續研究一年半的光景，後來又到柏林大學。在他研究的哲學範圍內，他對康德哲學最感興趣，直到民國十八年才回到中國，初在南京中央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專開柏拉圖一課，由於馮先生的諄諄教人不倦，由於馮先生的誠懇可親，故課餘之時拜訪他的學生三兩不斷，真所謂師生一體了。

民國十九年，張伯苓校長請他到南開來，南開是他的母校，在一片挽留聲中，在當效勞母校的意念下，他割捨了中央大學，來到南開。

事變了他到昆明

當殘酷的長期抗戰開始的時候，在砲火密織下，他帶了學校的圖書，他領着南開無數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踏上了征途，他們越過高山，他們渡過大水，雖然也曾坐車也乘輪船，可是大半途程都是在激昂的情緒下

在路上跑的。

到了昆明，在困難重重裏，北大，清華，南開開始組織了在今日歷史上留著偉績的西南聯合大學，馮先生便又在這個學校裏任了哲學系主任，他在這時期担任了他最喜好的「康德」，同時也開了他研究更深刻的西洋哲學史，一直到勝利整整八個年頭。

他不離開青年

和馮先生在談話的時候，偶然的說起了青年問題，當他提及『青年』二字的時候，在他多皺的臉上浮現着希望的微笑，他說：『幾十年來我所以不離開學校，在萬般艱難中掙扎的緣故，主要的是我願意接近青年，我覺得青年最有希望，同時我更感覺到對青年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是的，馮先生的行動足可以表現出他的責任心，課堂講授，他決沒有教授的架子，他進了課室門笑盈盈的，講起書來，清清楚楚的一句句的送到你的耳朵裏，下課了他爽快的去了，同學有了問題，他睜大了眼睛，像是有着未了的重責，再三的分析解說，他對同學那種諄諄教導的熱誠，使着同學對於課業的忽視，會使他們自己受到良心的責備，爲了這個，所以選了馮先生課程的同學，在學期結束了，總會有一個豐滿的收穫。

他不動筆

問起馮先生有甚麼著作的時候，他常是這樣告訴你『沒有什麼著作。』說起來也許會使人莫明其妙，一個如此偉大的學者，却沒有一本著作？事實並不如此，他有着柏拉圖同樣的看法，他覺得活的知識寫了出來便受了書本的限制，尤其是哲學方面的知識更是如此。所以馮先生曾這樣的和我說：『哲學這種東西千變萬化，想對他有一個深刻的理解與界說，的確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我覺得一時的見解與學說，因爲還要不斷的研究與追求，所以不能拿來代表這門東西最後的結論，我並不反對著作，然而在我還在繼續研究的時候，總還不願輕易動筆。』

他不忘復員

在這長期戰爭裏！馮先生每日在渴盼着戰爭早日結束，再回到北方，和別了許久的南開見面。復員好容易成了事實，可憐的中國，爲了戰爭處處遭受了莫大的損壞，交通方面破壞尤甚，但這次復員，全賴交通，爲了這個，復員一再形成嚴重問題。

復員了，馮先生任南開文學院長，他首先想到的是教授問題，文學院復員過來的教授只有五六位，所以到了北方，馮先生一月內走遍了平津，作着聘請工作，在萬般困難中，由於馮先生的星夜奔波，結果在去年的九月文學院才就緒了。

他關心圖書

中文書籍與文學院關係比較最爲密切，同時馮先生對於此項也最關心，本來在戰前圖書館中文書籍並在少數，戰爭起了，那些成千累萬冊的書籍，在砲火中燒得淨光，這次復員馮先生感覺到文學院的這個缺欠，在第一人黃鈺生秘書長到津的時候，便託黃先生代購了大批中文書籍，少數殘餘的早由南方運回學校了，最近又由美國訂購文學院應用書籍約用二三千美金，此批書籍大部已到學校，在國內接收有德文書籍三百餘種，除此之外，關於哲學教育兩方面，又買了一百二十幾種的德文書籍。小小的圖書館雖然在中國沒有著名的地位，然而在經濟不充裕的社會裏，慘遭摧毀而又復起的南開文學院，有了它也頗堪自慰了。

他對文學院最近計劃

在北方戰亂不息的今日，讓馮先生說對文學院的計劃，並不是什麼強其所難的事，但要知道他性情的人，決不向他問起這個問題來，因爲馮先生是不尚空談的，在一件事沒有把握達成之前，他是決不願意說給別人的，所以談起『對文學院計劃來』他失望似的表情只這樣告訴我『……就目前論，文學院只分哲教，國文，西文，歷史四系，以去年的課程來說，四系必修科目在那麼困難之下總算還勉強，至於下學期，以現在情

勢來定，四系的必修課是不會有什麼缺欠的，同時在選修課程方面，比起上學期更要完善，關於人數在去年第一學期約有一百餘人，第二學期有因事休學的，有因病休學的，結果只還有九十四人，下學期再招收新生的時候，最多希望以不過一百人為原則，人太多無論師生方面，同學彼此間都容易散漫，在剛一開始的時候所以不喜人數過多，以便先養成在師生間一個良好風氣，那也就是說我們要重質而不重量；以達成南開家庭學校的故有校風。然後人數再行增添，除此四系外，近二三年內不擬增設他系，在此四系中比較特別的是哲學教育系，因為他包括兩科，此系目下學期起將要分成哲學與教育兩組，等以後兩組內部充實後，再將此兩組分開，各成一系。」

院系介紹之一

文學院

談起南開文學院，想說的話却是不少，然而空口讚揚究不如介紹給讀者它的真象如何，好讓一般朋友們對南開文學院有個概括的認識。

如果說南開文學院沒有北大文學院那麼宏卓而具有萬古驚人的歷史價值，我一點都不否認，但你更要承認南開學院也有着它不可磨滅的優點，就是縝密相親的團結性了，這並不是說我轉了方向不談課業的事情，在我覺得先告訴大家師生彼此在怎樣聯繫與生活着，或者使大家對它的印象更清楚些。

師生們怎樣生活着：

南開的教授宿舍是建設在八里台，東西柏樹村與教授宿舍相對的那便是幽雅秀緻的芝琴樓，你沿了芝琴

樓北下，一條兩旁綠樹密生的小路，一直便通到六里台男生宿舍，雖然六里台距八里台有一里多路，然而我們只覺得這是一個大的院落，在一天課餘之暇我們成羣結夥的去找院長談處世哲學，找秘書長去討論人生問題，找系主任，去計劃課程進行，一旦感覺到生活單調了，我們就要開一個系會，盡情高談闊論。常是五更才散，系主任，教授，對我們都是那麼關心，如今我覺得南開文學院雖然沒有著名的地位，但我們每個同學都有着永不願離開它的念頭。

個別談話

文學院的人數比起法商是少的很多了，正是爲了這個才有了今日它獨有的風氣，我們除了師生及同學間有了密切的聯繫之外，更有着其他學校所沒有的——一個事實，就是個別談話，院長馮文潛這位老先生，他對每一個同學的家庭情況及個人的私生活，他都要有一個深刻的認識起見，所以每天在佈告欄裏，總要公佈幾個同學名子或自己親身找幾個同學，到他的家裏或辦公室懇切的作一個長時間的談話，他不但解決了你曾經所積在心裏的問題同時他更指正你私生活的不妥當的地方，甚至極瑣碎的事情他都替你關心，在我們一天裏只覺得，我們的文學院就是我的家，家中有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們的老人。

關於課程

南開文學院只有國文、西文、歷史、哲學四系，在課程方面，在時局不定的今日在困難重重之下，所開的課程雖然不如一般人理想的文學院那麼完備，但比較的说來也就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了。

文學院課程表

上學年已開的課程計